

書評

《文化研究》第三十六期（2023年春季）：426-437

厭女的文明：
評《女力告白：最危險的力量與被噤聲的歷史》*Misogynistic Civilization:
Review of *Women & Power: A Manifesto*郭禹彤**
Yu-Tong GUO

《女力告白：最危險的力量與被噤聲的歷史》（*Women & Power: A Manifesto*, 2019）的作者瑪莉·畢爾德（Mary Beard）為英國劍橋大學（University of Cambridge）紐納姆學院（Newnham College）的古典學教授，同時身兼《泰晤士報》文學增刊（*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*）的古典學編輯一職，曾參與多部BBC古羅馬歷史、藝術紀錄片的製作，其研究領域為古典藝術與考古學、古羅馬歷史與文明，以及羅馬帝國的權力典範，她是目前英國最著名的古典學家之一。畢爾德打破專家學者的框架，活躍於各大媒體，同時不懼於在個人的社交網站上，對爭議性的議題發聲。本書即改寫自《倫敦書評》（*London Review of Books*）贊助畢爾德於2014年與2017年舉辦的兩場講座，主題分別為「女性的公開發言」以及「掌握權力的女性」，一窺西方自古希臘羅馬時期的文學、戲劇、美術，如何噤聲女性，以達到將女性排除於權力中心之外的目的。數千年來，西方文化仍然承襲這種「消滅女性論述權利」的模式，對女性的偏見、甚至揣有更大惡意的「厭女」，已經成為難以撼動的文化基礎。

畢爾德曾說：「無法想像身為一名女性卻不是女權主義者」（King's

投稿日期：2021年04月21日。接受刊登日期：2021年06月29日。

* 非常感謝《文化研究》的匿名審委惠賜寶貴建議，以及編委會的細心協助。

** 郭禹彤，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博士生

聯絡方式：109463502@nccu.edu.tw。

College London 2020/03/20)。身爲一名古典學者，畢爾德從不掩飾自己對各項政治、社會議題的觀點，對女權更無所畏懼，發聲捍衛。雖然這與畢爾德的諸多生活經歷有關，但是不得不注意她從學界跨足至影視產業，所遭受的性別歧視甚至厭女情緒。畢爾德的著作《龐貝》（*Pompeii: The Life Of A Roman Town*）榮獲2009年沃爾夫森歷史獎（The Wolfson History Prize）後，BBC2臺長哈德洛（Janice Hadlow）盛情邀請畢爾德製作一部龐貝的電視紀錄片。由於BBC1節目《鄉村檔案》（*Countryfile*）的女性主持人因年齡與性別歧視被無端解雇，¹再加上一直以來畢爾德抱怨沒有35歲以上的女性擔任紀錄片節目的主持人，所以BBC2這次邀請55歲的畢爾德出山，不啻爲對女性出演者的鼓勵（Plunkett 2011/11/25; Higgins 2018/01/30）。畢爾德自此走入大眾視線，頻繁出現於媒體，沒想到卻招致諸多攻擊：首先，電視評論家吉爾（AA Gill）針對畢爾德的紀錄節目《生死龐貝》（*Pompeii: Life & Death in a Roman Town*）、《相約古羅馬》（*Meet the Romans with Beard*）做出評論，但是他的評論與節目內容無關，而是大肆攻擊畢爾德的外貌，畢爾德特別爲此寫了專文反擊（Beard 2012/04/23）。其次，當她參加BBC1的節目《提問時間》（*Question Time*）時，因爲表達了移民也可能帶來益處的觀點，在網路上遭受大量的性騷擾。畢爾德認爲，她所承受的攻擊令她對發言退縮，網路暴力會讓更多女性怯於表達自己的意見（Day 2013/01/26），因此她試圖從自身的專業出發，藉由「考古」探究西方文明對女性的惡意來自何處，並檢視當前「厭女」的思想與行爲，思考通過歷史與現代的連結，當代問題究竟能多大程度回溯以往？

「厭女」（Misogyny）一詞首現於1615年斯威特南（Joseph Swetnam）所著《厭女小手冊》（*Anti-woman pamphlet*），雖然1960年代第二波女性主義興起時，厭女一詞漸漸被性別歧視所取代，但1970年代一系列反思女性地位的著作，如格里爾（Greer 1971）的《女太監》（*The Female Eunuch*）、德沃金（Dworkin 1974）的《厭恨女性》（*Woman Hating*）等，延續了

¹ 時任BBC1節目《鄉村檔案》主持人、53歲的奧雷利（Miriam O'Reilly），連同其他三位40歲以上的女性主持人突然被解雇，故憤而以年齡與性別歧視爲由狀告BBC。

大眾對厭女現象的關注（Aron 2019/03/08; 游美惠2012: 108）。到了第四波女性運動，藉由社群網站無遠弗屆的特性，通過“#YesAllWomen”、“#MeToo”等社會運動，對厭女文化的批判再度興起。

厭女被視為性別歧視的極端展現，乃是父權制的產物，性別歧視維護了父權社會結構不被撼動，但是當父權意識形態受到威脅時，更偏激的厭女機制應運而生，藉此強制執行父權（Encyclopedia Britannica n.d.; Illing 2020/03/07）。「厭女」之所以在父權主導下成為主流的意識形態，靠的是控制公共領域下的話語空間；哈伯瑪斯（Jürgen Habermas）在《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》（*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*）1990年版序言中提到，公共領域具有父權特徵，女性從資產階級公共領域被排除，就算政治公共領域發生結構轉型，社會父權特徵仍未被觸及，因此，即令20世紀女性的社會地位與公民權已獲得改善，也無法抹去性別歧視的影響（Habermas 1999: 7-8）。時至今日，女性在公共話語空間中仍處於弱勢，如曼恩（Kate Manne 2019）在《不只是厭女》（*Down Girl: The Logic of Misogyny*）中所言，即使在邁入後父權時代的地區，厭女情結依然存在。當女性打破男性所建立的女性角色框架——對男性服從、奉獻，試圖頂撞、違背、批判男性時，男性感到自我認知與價值被破壞，就以報復懲戒來回應。這正是本書作為女性爭取權力與發言權利之「宣言」所欲探討的重點：由於公共話語空間以維繫父權論述為重，所以噤聲女性、醜化富有權力的女性形象，就成為男性維護權益與回擊女性的方式；這也與畢爾德在大眾媒體上勇於發言，因此遭受攻擊的自身經歷不謀而合。

以下將從《女力告白》中「言語的力量」及「權力形象」兩個主題，探討從古到今社會如何通過媒介建立憎厭女性的意識形態：

一、言語的力量

畢爾德首先從荷馬史詩《奧德賽》（*Odyssey*），來探討男性如何掌握公開言說以鞏固自己的權力地位。她指出，忒勒馬科斯（Telemachus）阻止母親潘妮洛普（Penelope）在大庭廣眾下要求吟遊詩人換唱曲目，因為女

人應該從事「操作織布機和捲線桿」的工作，且「言說是男人的事」，而「男人」才是「家的掌權者」。忒勒馬科斯定義之「言說」（*muthos*），在當時的希臘文代表的是「權威性的公共言論」，男性對女性介入公共的限制分為兩個步驟：第一步，藉由分化男女性的職權來控制女性，使其身體不得步入公共領域；第二步，將發言的權力與男性掛勾，如此就算女性身處於公眾之中，也必須保持沉默。男性在此被視為女性的發言代理人，但是他們的代理並未徵得女性的同意，言說內容也未經過女性審議，女性意見無法表達，發言的權力被男性架空。

男性之所以掠奪女性的聲音，是因公開言說的力量從古到今皆然：畢爾德以羅馬元老院為例，王政時期元老院主要作為咨情來源，到了共和時期開始握有更多議決的職權，院內經常需要辯論後表決；除了在羅馬公民組成的「公民大會」（*comitia tributa*）或平民組成的「平民會議」（*concilium plebis*）上，參與者具有發言、投票之權力外，在舉辦正式投票前的「公共集會」（*contiones*）中，為了獲得選民的支持，官員亦須通過演說向選民拉票（Beard 2020）。畢爾德認為，公開演說是一種「性別專屬的實踐」，雄辯術成為男性、更聚焦來說是「菁英男性」特有的技能，因此公開表述被分為三種身分階層：「優秀的言說者」菁英男性、「言說者」男性，與「未能言說者」女性。當然女性也不是完全無法公開發言，只是有但書：

（一）發言者的身分：陰陽人或非人

名叫梅西亞（*Maesia*）的女子在法庭上替自己辯護成功，卻因當時的男性認為女性不可能擁有言說的能力，所以梅西亞被視為擁有女性的外表、男性的內在本質，因而被稱作「陰陽人」。若女性想要發言，她必須聲音渾重，但這卻被定義為「雌雄同體」，否則她必不能擁有言說之權威。

另一名擅於提起訴訟與答辯的女子艾芙拉妮亞（*Afrania*），她的話語被形容為「狂吠」、「咆哮」，代表只要不是男性公開說的話就不具有意義，甚至女性膽敢在公眾前言說，她就必須被羞辱為畜牲，男性藉由輕蔑與嘲諷來恐嚇女性發言的意願。

（二）發言內容：悲苦陳述或捍衛家庭

一般而言，女性選擇公開訴說自己的痛苦，等同於揭開死亡的序幕；當殉道者或受害者侵犯了男性的公眾發言領域，就算她是遭受了男性的暴力才發聲，最終仍會被施以酷刑，或強制她自我了斷，來阻止她繼續說下去。另一種情況是，爲了保護親人及家國，在毫無權能又面臨極端的處境，才不得不利用公開發聲來捍衛女性的集體權益，但前提是不可代理男性、進行包含男性的全體社群發言。

除了發言權力的性別差異外，畢爾德指出，從古典時期在公共發言、辯論的傳統習俗與規則下，如亞里斯多德（Aristotélēs）、西賽羅（Cicero）等人的修辭分析學，到文藝復興時期的現代修辭與說服技藝，西方文化慣於用各種詞彙或言說技巧來消解對手的權威，這種技法應用於差異化的性別言說至今。從公開發言的空間到評斷公共發言的內容，現代仍無法擺脫古典時期看待女性言說的窠臼：以艾芙拉妮亞的「狂吠」、「咆哮」之聲來形容女性「發牢騷」，過了數千年後仍無二致。時至今日男性仍以物化的手段，來降低女性的權威力量，以此嚴防女性加入公領域發表意見；社會也慣於批評女性的言論「愚蠢」，男性自恃高人一等、能夠「指導」「愚笨」的女性，藉以阻斷女性的發言管道與程序。延續畢爾德的觀點來看：在社群媒體推波助瀾下，這種現象變本加厲，女性的言論通過網路傳播無所不在，男性無法再以律法與習俗阻止女性進入虛擬的言說空間，所以藉由帶有羞辱、批判意涵的負面詞彙嘲弄女性的言論內容，更有甚者以圖文進行人身攻擊，意圖恐嚇、凌辱女性，摧毀其信心達到噤聲之目的。

曼媿拉（Karla Mantilla 2015）將這種在網路上以女性爲特定目標騷擾、虐待和威脅之行徑，稱爲「性別引戰」（gendertrolling），（ibid.: 1532），只要「女性在網路這個新公共領域行使意見發表權，發言本身就能引發性別引戰運動」。畢爾德也是性別引戰的受害人之一，她剖析自己在社群媒體上受到攻擊的現象並提出見解：網路上男性比女性更易犯罪性地威脅、攻擊他人，或許是男性更容易對社群媒體的民主性感到失望與痛苦，進而宣洩於社群媒體上的女性用戶——因爲女性長久以來都被視爲噤

聲的群體、甚至部分女性自己也認為應該如此。

如前所述，由於公共領域由父權把持，女性一旦介入傳統男性所主導之自由公開的發言場域，男性就感到被侵略；社群媒體的出現建立了一個更加開放、廣闊、傳播迅速的公共領域話語空間，比起在實際的空間裡親自領略少數女性公開發言，社群媒體則有上億名女性的言論無時無刻發表，自然更加難以忍受。新媒介也模糊了空間的邊界，尤其消弭了公與私之間的界線：古典時期的公開論述，透過公眾集會的語言、以文字為意識型態載體的創作來傳播，男性容易掌握話語權；但社群媒體改變了公共性的型態，因為所有私人話語只要在網路上設為公開，就會被轉化為在公共空間中傳播的公共話語（袁光鋒2020: 199），男性察覺言說力量的反動，隱然認為發言並非男性所持有的特權，這或許是男性在恐懼驅使下、對女性言論更嚴重割裂之原因。所以男性大多傾向施加女性「閉嘴」的限制、或是更進一步以死亡威脅來終結女性的言說能力，因此畢爾德建議，言語權威的本質與構成應重新定義。

可惜的是，或許這是講座改寫的文章，所以畢爾德用開放式的疑問為言說的權力來作結，並沒有給出解決的方法。筆者認為，畢爾德僅描述男性從古典時代延續至今對女性的霸權，藉由以噤聲為核心的言辭、行動，進行性的、甚至生命的威脅與攻擊，來闡述女性言說權被剝奪之現象，但是並未解釋初始女性權力低落的原因何在。在歷史的脈絡中，從母系氏族轉向父系社會的進程，男性與女性之間的地位與權力如何消長？為何言語的重要性日益增加？另一方面，以繁衍的目的來看，對女性的生育崇拜到割除女性於權力領域之外，這期間的文明變化，以及言語的力量何以佔據權力核心，均可深入論述之。以上書中未竟之各項問題，為筆者更有興趣進一步探究的面向。

二、權力形象

畢爾德自《她鄉》（*Herland*）這部女性烏托邦寓言提出關鍵疑問：如何認知女性權力？這本小說講述三名男性探險家闖入女人國，致使第一次

接觸男性的女性對外在世界產生好奇甚至嚮往，她們忽視了女性群體不需男性即可創建烏托邦的成就，反而自省所知有限，以謙遜的態度探索、學習男性所代表的另一個文明，渾然不知她們建立的理想國為他者所遠遠不及，藉以諷刺傳統父權的偏狹。畢爾德認為本書正代表了女性千年來對自我權力的質疑，雖然近年具有權勢的女性比例增高，但傳統定義對權力的認知仍排除了女性，當性別在權力場失衡的狀態下，文化形象或心理認知上權勢人物之樣板，還是以男性為首，是以女性也慣於以男性的形象或象徵來迎合權力的想像。例如：希拉蕊（Hilary Clinton）、梅克爾（Angela Merkel）等身處政治權力中心的女性，為了與同樣出現在公眾面前的男性政治人物之妻女有所區別，也為了打破這些附庸所代表的雌性軟弱與服從，她們總是以長褲套裝示人以建立權威。更有甚者，女性進入權力場域時被視為外來者、侵入者，所以傳媒常用「敲開大門」、「打破玻璃天花板」等詞彙描述女性獲得權力；《泰晤士報》（*The Times*）甚至在2017年的報導中，將女性擔任警方、教會與英國廣播公司領導職務形容為「奪權」。畢爾德所言可以理解為空間變化本身就是一部權力史，在文化假設中，女性必須承受壓力來突破男性所設立之疆界才能碰觸權力；然而在女性獲權的表象下，仍可能隱含刻板賦能的陷阱，看似賦予女性權柄替同性爭取權利的政策，實則圈限女性權力於性別框架下，故應通盤思考社會、文化如何套用認知樣板以消除女性權力。

由於西方現代仍沿用古典時代的辭彙甚至思考模式，故畢爾德回溯至希臘神話，探究女性的權力與地位如何被刻板認知樣板消除，尤其男性對握有權力之女性的支配、暴力甚至殺戮，都顯見女性被排除於權力範圍之外的常態已根植於西方文化中。例如：安蒂岡妮（Antigone）、美狄亞（Medea）、克呂泰涅斯特拉（Clytemnestra）等，均被指責取代男性掌權造成國家分裂，似乎只要女性主導政局就會濫用權力、成為混亂之源頭，所以最終通過女性被男性消權（disempowered），才能回歸所謂的平衡，以此賦予男性統治的正當性。西方文化又通過對女戰士組成的亞馬遜族進行刻板的性別化形容，唯有死亡或被男性支配的亞馬遜女人才是正面的形象，顯現「文明即為男性所建立的世界」之潛在價值觀。即便是《利西翠

姐》（*Lysistrata*）中，所有女性集結起來，以禁止發生性關係威脅男性作為終結伯羅奔尼撒戰爭（Peloponnesian War）的手段，看似將女性置於主導的正面形象，卻也不可考慮本劇搬演於西元前411年，女性角色由男性演員反串被當成笑料、且最終將裸女作為領土由雅典和斯巴達男性來瓜分，故不可被視為原生女性主義。²又畢爾德認為，梅杜莎（Medusa）作為蛇髮女妖，頭部被視為陽具權力之象徵，為男性所不能忍受，所以梅杜莎的頭必須被砍下，到了現代仍有大量把女性比喻為梅杜莎的嘲弄與批判；當女性政治人物的頭像被後製於梅杜莎的頭上，隱喻或是圖示「斬首」，這些都是對女性權力赤裸裸的威脅。³

從古典時期詩歌、戲劇、文學、繪畫、雕塑等古典藝術，到現代以大眾傳媒為基礎所發展出的大眾文化，對女性權力的聯想與形容，仍無法擺脫以男性觀點出發的負面表述。延伸哈伯瑪斯公共領域的概念，麥圭根（Jim McGuigan 2005: 435）所提出的「文化公共領域」（cultural public sphere），或可解釋公共話語空間如何壓制女性權力，尤以在現代新媒體的環境下為甚：麥圭根認為，晚期現代的文化公共領域不限於嚴肅藝術，也包含大眾流行娛樂文化，以大眾媒體內容為載體，將政治、公眾與個體視為具爭議性的領域，讓媒體使用者進行情感交流、溝通，並反射性思考自身的生活，因此媒介會帶動相關爭論進而產生一定的後果。性別在媒介場域中對立的結果，令男性極力避免載體引發女性討論與共情。因為除了父權論述容易被破除外，權力女性的正面形象被建立，易使女性積極爭取權力、危及男性的權力空間，甚至產生意圖瓦解父權的意見領袖，集結女性

2 所謂「原生女性主義」（proto-feminism），意指於20世紀的女性主義興起前，文學作品中關於支持女權的論述。女性主義與古代文學有幾個重要的交集，研究者能以此為取徑，理解古代文學如何挑戰古希臘、羅馬社會的厭女慣習，特別是在古希臘悲劇與神話中逐漸形塑女性主義理論。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運動後，主張女性權力的論述更常見於藝術作品中，引發對女性問題與價值之論戰，試圖突破將女性視為次等的傳統。由於當時參與論辯者仍以男性為主，無法如實反映對女性的看法，所以女性主義研究者並不將此類作品視為女性主義的代表，僅以原生女性主義或「近女性主義」（pro-feminism）來描述之（林美香2007: 16-19；Morales 2019）。

3 本段引自〈掌握權力的女性〉一章。因本書格式為EPUB流動版型，並未標示頁碼，故補充說明如下：筆者使用瀏覽器採單頁模式閱讀，本段出自閱讀進度60%處。

群體成爲更龐大的力量反抗，是以男性必須將女性權力與負面意象連結，藉此消權女性。特別是當富有聲望、權力的女性因爲負面行爲或事件引發爭議時，男性慣於以個體代表群體，藉此批判女性的特質，作爲女性不該擁有權勢的例證，甚至煽動女性自我反省，來打壓女性獲取權力的慾望。

從畢爾德提及的權力菁英性來看，有權力的人多與領導能力或公共聲望結合，權力是少數人才能擁有的「所有物」，因此，若欲將女性定位於權力範圍之內，首先應解放權力的從屬關係，故女性不應服從男性權力結構、更應徹底翻轉權力的定義：一般認爲有權勢的女性即爲政治人物，但是記者、企業執行長等同樣手握權力，故權力不應等同於公共聲望，應爲女性之行動力與改變世界的能力。但是知易行難，畢爾德提出女性應將消權的象徵轉換爲對己有利之符號，例如：當手提包從名詞“Handbag”轉換爲動詞“To Handbag”，就不再是「女性化」的象徵，而是「女性徹底擊潰對手」的意涵。另成功的定義亦十分複雜，例如：盧安達、沙烏地阿拉伯的國會女性議員數量更多，這或許代表國會並非權力場域；又女性議員背負著倡議有利女性的政策與法規的義務，然而這正代表了女性的權力被限縮：首先，因爲她們必須爲包含自己在內的女性發聲，探討的議題就因性別而被定錨；其次，有益女性又該如何被定義？爲何托育、同工同酬會成爲女性專有的權益必須爭取？⁴這些都是畢爾德希望讀者思考的問題。

筆者同意本書對權力解放與重新定義的觀點，然而畢爾德所建議女性翻轉權力的方式——例如：轉換語言、文字、圖像等具有消權象徵之符號——恐流於表面無法撼動根深柢固的文化系統。在女性缺失話語權的情況下，欲翻轉社會結構、意圖藉由重新定義「權力」將女性納入權力範圍內，可行性相對較低，或許最終得到的仍是形式上的平等，女性權力淪爲一種表面被述說、實際被架空之價值。本書指陳女性通過男性化或雌雄莫辨的方式從男性手中獲取權力，乃是服膺於父權來建立權威，卻忽略了女性的身體自主權，也讓女性權力的爭取陷入性別二元對立中。此外，對女性突破消權的手段與對真正權力的質疑，似乎都架構於女性自覺之上，亦

4 同註3。

即爲了突破困境，均須仰賴女性自發、團結的行動來打破父權結構；然而男性於此銷聲匿跡，對女性獲取權力的突破沒有助益。但是以書中所舉英國前首相柴契爾（Margaret Thatcher）爲例，畢爾德指出柴契爾外在形象與嗓音偏雄性以利建立威嚴，藉以證明握有權力的女性只能獨闖政壇，故須將自我男性化才能獲得認同。然實際上其丈夫全力支持她從政、作爲她政治權力的後盾，顯見權力之爭倒也並非必須如此一分爲二，男性對女性獲權之路不全是消極而負面的存在。

另父權不只噤聲女性，也同時令部分男性受其箝制，尤以男子氣概之刻板印象影響至深。正如畢恆達（2020/12/04）所言，男性在父權體制下受益的同時亦受其害，但個體利弊得失因各自的族群、階級、性別、性傾向等相異而不同，故女性主義應爲男性之盟友。筆者認爲，或許本書著眼於女性失去了語言、文字等發聲的媒介，所以鼓勵女性思考權力的本質及如何被論述，但並未說明實際應如何擴張權力邊界，且理所當然將男性置於女性的對立面，顯然將父權體系與男性個體行爲混爲一談。由於本書的例子爲個案，並沒有通盤的縱觀，且主要以二元性別結構爲基礎、未涉及多元性別，是以筆者期待日後畢爾德之續作，對於女性實際獲得權力所應採取的途徑與手段，甚至是男性超越被挑戰者的身分能有何種作爲，以及多元性別從古至今的權力結構變化，能更深入探究。

引用書目

一、中文書目

- 尤爾根·哈伯瑪斯（Habermas, Jürgen）著，曹衛東、王曉珏、劉北城、宋偉杰（Cao, Wei-Dong, Wang Xiao-Jue, Liu Bei-Cheng and Song Wei-Jie）譯。1999。《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》*Gonggong lingyu de jiegou zhuanxing* [*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*]。上海（Shanghai）：學林出版社（Academia Press）。
- 杰梅苗·格里爾（Greer, Germaine）著，歐陽昱（Ou Yang, Yu）譯。2011（1999）。《女太監》*Nü Taijian* [*The Female Eunuch*]。上海（Shanghai）：上海文藝出版社（Shanghai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）。

- 林美香(Lin, Mei-Xiang)。2007。《女人可以治國嗎？：十六世紀不列顛女性統治之辯》*Nüren keyi zhiguo ma: shiliu shiji buliedian nüxing tongzhi zhi bian* [*Can a Woman Rule a Kingdom? The Debate of Gynecocracy in Sixteenth-Century Britain*]。新北(New Taipei City)：左岸文化(Zuoanwenhua)。
- 夏綠蒂·吉爾曼(Gilman, Charlotte)著，林淑琴(Lin, Shu-Qin)譯。1998(1979)。《她鄉》*TaXiang* [*Herland*]。臺北(Taipei)：女書文化(Fembooks Publishing House & Bookstore)。
- 袁光鋒(Yuan, Guang-Feng)。2020。〈「私人」話語如何成為公共議題？——共情、再構與「底層」表達〉“Siren huayu ruhe chengwei gonggong yiti? Gongqing, zaigou yu ‘diceng’ biaoda” [How Did “Private” Discourses Become Public Issues?: Empathy, Reframing, and the Expression of “Subaltern Groups”]，《傳播與社會學刊》*Chuanbo yu shehui xuekan* [*Communication & Society*] 54: 193-221。
- 畢恆達(Bi, Heng-Da)。2020/12/04。〈男子氣概：一種社會學的概念〉“Nanzi qigai: yizhong shehuixue de gainian” [Masculinity: a concept of sociology]。《獨立評論@天下》*Duli pinglun@Tianxia* [*Opinion@CommonWealth*]。Retrieved from: <https://opinion.cw.com.tw/blog/profile/390/article/10217> on Jul. 21, 2021.
- 凱特·曼恩(Manne, Kate)著，巫靜文(Wu, Jing-Wen)譯。2019。《不只是厭女：為什麼越「文明」的世界，厭女的力量越強大？拆解當今最精密的父權敘事(電子書)》*Buzhishi yannü: weishenme yue wenming de shijie, yannu de lilian yue qiangda? chajie dangjin zui jingmi de fuquan xushi* (Dianzishu) [*Down Girl: The Logic of Misogyny* (E-book)]。Retrieved from: <https://books.google.com.tw/books?id=dqbEDwAAQBAJ> on Jan. 11, 2021.
- 游美惠(You, Mei-Hui)。2012。〈厭女(Misogyny)〉“Yan nu” [Misogyny]，《性別平等教育季刊》*Xingbie pingdeng jiaoyu jikan* [*Gender Equity Education Quarterly*] 58: 108-111。
- 瑪莉·畢爾德(Beard, Mary)著，陳信宏(Chen, Xin-Hong)譯。2019(2017)。《女力告白：最危險的力量與被噤聲的歷史(電子書)》*Nuli gaobai: Zui weixian de lilian yu bei jinsheng di lishi* (Dianzishu) [*Women & Power: A Manifesto* (E-book)]。Retrieved from: <https://www.books.com.tw/products/E050040617> on Jan. 9, 2021.
- ，余淑慧、余淑娟(Yu, Shu-Hui and Yu Shu-Juan)譯。2020(2015)。《SPQR：璀璨帝國，盛世羅馬，元老院與人民的榮光古史(電子書)》*SPQR: Cuican diguo, Shengshi luoma, Yuanlaoyuan yu renmin de rongguang gushi* (Dianzishu) [*SPQR: A History of Ancient Rome* (E-book)]。Retrieved from: <https://www.books.com.tw/products/E050078061> on Jan. 11, 2021.

二、外文書目

- Aron, N. 2019/03/08. "Does Misogyny Look Like? A Brief History of the #MeToo Moment's Touchstone Term," *The New York Times*. Retrieved from: <https://www.nytimes.com/2019/03/08/style/misogyny-women-history-photographs.html> on Jun. 11, 2021.
- Beard, M. 2012/04/23. "Too Ugly for TV? No, I'm Too Brainy for Men Who Fear Clever Women," *Daily Mail Online*. Retrieved from: <https://www.dailymail.co.uk/femail/article-2134146/Too-ugly-TV-No-Im-brainy-men-fear-clever-women.html> on Jan. 13, 2021.
- Day, E. 2013/01/26. "Beard: I Almost didn't Feel such Generic, Violent Misogyny was about Me," *The Guardian*. Retrieved from: <https://www.theguardian.com/books/2013/jan/26/mary-beard-question-time-internet-trolls> on Jan. 13, 2021.
- Dworkin, Andrea. 1976. *Woman Hating*. New York: Plume.
- Encyclopedia Britannica. n.d. "Sexism." Retrieved from <https://www.britannica.com/topic/sexism#ref1202297> on Jun. 11, 2021.
- Higgins, C. 2018/01/30. "The Cult of Mary Beard," *The Guardian*. Retrieved from: <https://www.theguardian.com/news/2018/jan/30/mary-beard-the-cult-of> on Jan. 13, 2021.
- Illing, S. 2020/03/07. "What We Get Wrong about Misogyny," *Vox*. Retrieved from: <https://www.vox.com/identities/2017/12/5/16705284/elizabeth-warren-loss-2020-sexism-misogyny-kate-manne> on Jun. 11, 2021.
- King's College London. 2020/03/20. "A Podcast of One's Own: Beard on Women in Academia." Retrieved from <https://www.kcl.ac.uk/news/a-podcast-of-ones-own-mary-beard-on-women-in-academia> on Jan. 13, 2021.
- Mantilla, Karla. 2015. *Gender trolling: How Misogyny Went Viral*. Westport: Praeger.
- Morales, H. 2019/02/25. "Feminism and Ancient Literature" *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*. Retrieved from: <https://oxfordre.com/classics/classics/view/10.1093/acrefore/9780199381135.001.0001/acrefore-9780199381135-e-8235> on Aug. 07, 2021.
- McGuigan, Jim. 2005. "The Cultural Public Sphere," *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* 8(4): 427-443.
- Plunkett, J. 2011/11/25. "Countryfile's Miriam O'Reilly Wins BBC Ageism Claim," *The Guardian*. Retrieved from: <https://www.theguardian.com/media/2011/jan/11/countryfile-miriam-oreilly-tribunal> on Jan. 13, 2021.